

长思兄，每逢清明意更切

□赵行法



大哥行宽，大我8岁。岱山县高亭镇闸口一村渔民。1952年1月6日，辛卯（兔）年腊月初十出生于贫困渔民家庭。从出生日起算，至今已75岁，可他离世已23年多了。

在这还不满19000天的时间里，大哥最大的“成就”是完成了生养一女一儿两个孩子的人生义务，留下了对家庭负责，对长辈尊敬，对妻儿亲和、关爱，对工作敬业、负责并刻苦、耐劳，而对自己却是极其节俭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神财富。

他最大的贡献是谨遵父亲在渔船上担任17年财务小组长期间总结出的“公款勿是钞票，只是一种记录数字的凭证，分到自己手里应得的，才能视为钞票”的座右铭，故在渔船担任财务小组长30年而没有发生一丝差错。他将父亲的座右铭作为训示传承给了我，使我能在担任渔村主办会计及村主职干部40多年来，始终保持公私分明的清醒头脑，从而促进了闸口一村村级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造福了全体村民。

而大哥一生最感到自豪的是，在年近50岁的连续数年里，作为一位视力高度近视的普通船员，在渔船上年终评定劳动工时，竟能获得大副级别的极高工分120分（一般船员最高工分是101分或102分）。

在大哥亡故后的次年，我向大哥当时的所在船船长赵丁伟堂叔征求过评给大哥120工分的因由时，他回答：“有行宽在我船，我与大副均不用操心锚绳夹兰是否松脱，网具相连接的销扣是否连接好，帆篷的篷索是否牢固等安全防范事宜。遇大风雨天，船舷的漏水洞堵塞有否，更不用担心。但凡遇雨雾朝我船方向压过来，他就早早地将漏水洞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了。什么掏冰、出鱼等重活、累活，他都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干。”

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家是全县渔农村村民中数一数二的特困户。九口之家一度居住在约60平方米的两间低矮的马路边平房（含外赵家族众共有祖堂）。房屋破旧不堪，瓦片严重风化，一经下雨，屋内上漏下浸，常成泽国。即便是这样的生活状态，我从来没有在大哥的脸上发现过不满意的表情或听到过什么怨言。

在大哥20岁的1970年8月，一声惊雷震天响，半路出家（指中年转行）、不识水性的父亲在捕鱼时不幸命丧大海。

父亲遇难后，大哥默默地挑起了“长子代父”的千斤重担。

大哥除了在渔船上拼命努力工作外，每逢渔船在秋场和冬场期间，在完成渔船年度大修理及备汛工作后的有限间隙里，总要设法寻找打零工的机会，以争取赚每天一元六角（后递增至每天一元八角）的工钱。大哥常常会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进行着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，却不舍得在劳作途中消费几分钱购买一些充饥的食品，把收入分毫不留地交给了母亲。

我们父母是姑表亲近亲结婚，因此，父亲的高度近视不同程度地遗传给了我们。

1979年春，28岁的大哥正值青春金色年华，无论是经历、经验还是精力，都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段，远远超过我这个毛头小青年，特别是经验和力道。所以，不论是出网、拔网，或是起锚、掏冰等重活、累活、危险活，事事抢在前。我担心大哥的高度近视，有时候会与大哥“抢占”第一手。但大哥为了保护我，总是劝说我：“行法，依也是高度近视眼睛，依站第一手，同样危险很大。再说，依是技术船员，要管好机舱间工作和全船的电线、照明，所以，不必要每次都冲第一手。阿哥是硬甲板（普通船员），有的是气力，应该多做一点。至于安全，阿哥会小心的，你放心。”

正因为我们兄弟吃苦耐劳，具备对任何工作都认真负责、努力超前完成的品性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当渔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，闸口渔业大队再实施老大（船长）自主择优组阁的局面时，我们不用担心难以落实船户的尴尬，而且还以高工分入选。

1983年1月21日，我在结婚当天遭遇左眼视网膜剥离的病情，大哥时时关注着我的脸色和行为举止，为我的命运而担忧。当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病房住院时，大哥难抑真情地与我相拥而泣，并附在耳边对我说：“阿弟，会好起来的，我们不可能运气就这么坏下去，一定要撑起来。”

大哥的节俭是村内闻名的，日常生活相当清苦。结婚前，他把全部收入交给母亲，结婚后把全部收入交给妻子。喜爱喝酒，但从不挑剔下酒菜。大哥的饭量大于平常人，酒后吃饭，还能吃2满碗（半斤米以上）。多饭量，是大哥一生中超过平常人的最大享受，可以说，他50年的人生，吃过了平常人70年的食量。

大哥于2001年11月中旬，在浙岱渔11444号船渔场生产时，感觉胸、肚绞痛日益严重。然而在3天没有一口米饭下肚后，没有向同在一船、担任轮机长的二哥诉说，还要强忍剧痛和饥饿，支撑着已是十分虚弱的病体掏冰、冰鱼货，最终昏倒在冰舱内。

回家后，他在妻子陪同下到岱山第一人民医院检查，经黑白B超仪诊断为肝癌晚期，已无治愈可能。

当我中午下班赶到大哥家询问是否到上海复诊。大嫂当着大哥的面回答：“医生说已无治愈可能……”后我们家人一起凑钱把他送到了上海新华医院治疗，但医生认为已回天无力。

2002年2月19日，壬午（马）年正月初七早上7时许，大哥怀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，对母亲、妻儿和姐妹等亲人的依依不舍而含悲离世。

大哥离世后，当初在上海新华医院放弃开刀手术决定的对与错一直困扰着我，常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中。谨以此文向大哥表示忏悔。

这是我对大哥、我的同胞兄长短短一生的简要小结，以供我的子孙纪念。

追忆老父老母

□王才学

天增岁月人增寿。我今年91岁了，谓为鲐背老者矣！

在复杂和繁华的世界里，自然追忆老父亲、老母亲。父亲于1892年生，属龙，享年71岁。母亲于1898年生，属狗，享年77岁。父母双双年届古稀，实属不易，算是长寿老人了。

父亲少年读过几年私塾，后只身闯荡定海，在一家有名气的纸书店当学徒，学成返乡螺门，开了另名不见经传的纸书店。经营笔墨纸砚之文房四宝；经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孔孟经典古籍；经营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等通俗读物；还经营香烛和烟草之类消费品。他深知坚守商业“诚信”，视顾客为上帝，价格实惠，公平合理，童叟无欺，深受顾客好评。虽然小本生意，但是生意兴隆。

父亲注重家庭，注重家训，注重家风。家庭经济拮据，还是让两个儿子读满高小毕业（六年）。还让孩子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积极报名参军。

父亲有高超的纸竹手艺。村里大户人家如办丧事，定做金山银山、金元宝等供奉祭祀，都能做得惟妙惟肖，很受欢迎。1948年（戊子年），螺门村正月十五闹元宵，各式各样彩灯齐上阵。父亲大显身手，为儿定制了一盏硕大的、精美的西瓜灯。我高兴万分，高高举起西瓜灯，穿插在游行队伍的长龙中，周游于展茅乡村，尽占父亲的荣光。

父亲能书写一手漂亮字体，学唐代柳公权楷体书法，柳体遒劲有力，别具一格。常给村里义务书写墓碑大字，一毛钱也不收，很受村民们赞赏。

不幸的是，民国时期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我们舟山地处海岛，更是盗贼四起。父亲的小店铺首当其冲，经多次抢劫掠夺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清楚地记得1948年，我已14岁，那年某日，夜幕降临，一陌生人闯入店堂，霍地拔出手枪甩在柜台上，说要钱。父亲一惊，定神后说，你看只有几张纸、几本书，勿像店，请高抬贵手啊。他眼一瞟，果真如此，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总算逃过一劫，谢天谢地。

母亲是位贤妻良母，勤俭持家，精打细算，把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她能吃苦耐劳，练就一副强健筋骨。虽是三寸金莲，步履蹒跚，却很健康。

家有番薯地，种植了1300多株番薯，耕种、收获重担全由母亲一肩扛。春夏季节栽种番薯，间种绿豆；秋冬季节栽种小麦，间种豌豆。季季高产，年年丰收。我们家粮食基本自给，在母亲的辛苦操劳下，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曾听母叙旧，某年春日，月黑之夜，秀山盗匪渡船登岸突袭螺门，父闻声出逃，留在家中，小脚母亲被连拖带推，掳掠装船到秀山。一日三餐吃红枣，还被逼供虐待折磨，强逼五百大洋。父无可奈何，“燥晏糠打出油”，凑足全额缴之，母亲才得以赎回。当时听罢言，儿热泪盈眶。为母亲曾经遭受的折磨而痛心，也为母亲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染。

敬爱的高堂啊，当今欣逢盛世，国泰民安，祖国繁荣昌盛，想必定含笑于九泉之下。

请您关注天气预报

全市天气：今天晴到多云。明天晴转多云，夜里起多云到阴，局部小雨。今天最高气温：23℃，明天最高气温：22℃。今天最低气温：9℃，明天最低气温：11℃。市区风力：今天东到东南风4~5级。明天东南到南风5~6级，傍晚增强到5~6级阵风7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：二级，天色淡蓝。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：四级，容易引起森林火灾，林区严格控制野外用火。

舟山市气象台2025年4月5日17时发布